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

第三回 認姑娘中堂感舊 因表姪東院留賓

詞曰：綠楊芳艸山中路，訪舊尋親去。相逢執手語興亡，惟有昔年雙燕語雕樑。憐纔特地留將住，可是姻緣處。軒名三鳳驗僧言，拼著時光耽擱不空還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話說蔣青巖坐了轎子，不一會到了華宅大門首。那華宅的大門，是朝南開的，門外一帶竹籬高樹，進了竹籬，纔是正經牆門，只見大門緊閉，門上寫著一付對聯道：

避人如處子，不死媿忠臣。

蔣青巖下了轎子，一個老院子拿著名帖，一個院子上前打門。打了半晌，方纔走出一個白頭院子來，開了門，看見蔣青巖主僕多人，那院子問道：“相公是哪裏來的？家老爺抱病多年，隱居山中，久不接見尊客，半月前往雁蕩山養病去了，不敢領帖。”說罷，就要關門。蔣青巖道：“你且住了，我不是外客，我便是你家蔣舅老爺的大相公，多年不知姑老爺、姑奶奶的消息，今日特訪問至此，決要一見。若姑老爺公出，便見姑奶奶，你可進去稟知。”那院子聽了，驚訝道：“原來是舅老爺的公子，請到廳堂坐了，待小人進去傳稟。”蔣青巖便走到廳上坐下。那老院子忙走到中門邊，那中門都是落鎖的，院子擊了一聲雲板，裏面方纔走出一個老婢來，問道：“有甚話說？”那院子道：“你可去稟知老夫人，說蔣家舅老爺的公子在外候見夫人，有拜老爺的名帖在此，你帶進去與夫人看。”那老婢聞言，連忙走將進去。不半晌，又同了三四個丫頭、養娘，一齊出來，將鑰匙開了門，向那老院子道：“快請蔣官人到內堂相見，老夫人專等。”那白頭院子忙跑出來，向蔣青巖道：“官人，老夫人有請。”蔣青巖化整衣冠，恭恭敬敬走將進去，伴雲捧了禮物相隨，眾丫頭、養娘依舊將中門掩了。

蔣青巖將到中堂，華夫人走近前來，一手挽住道：“姪兒，我與你一別十有六年，怎生是這等長成，敢不能記得我做姑娘的了？”蔣青巖且不言，納頭便拜，道：“久違姑母大人尊範，負罪甚多，今得相見，喜出望外。”華夫人再三將蔣青巖扯起，蔣青巖隨將禮單呈上。華夫人道：“你我至親。何須行這套禮，留待你姑父回來璧謝吧。”將禮單遞與手下丫頭收過，然後讓蔣青巖坐了。蔣青巖看華夫人，雖然年紀望六，卻還十分清健，因想起自己的父母，不覺慘然。華夫人問及哥嫂，聞得已經亡過多年，十分傷痛。茶過三巡，姑姪兩人各將亡國以來十五六年中的行藏出處說了一遍，彼此嘆息一回。蔣青巖故意問道：“十六年來，不知姑娘曾生過幾位表弟？”華夫人聞言，不覺長嘆一聲道：“姪兒，你休題這話。你姑父生平無甚過惡，不料上天竟不肯與他一個后代，僅生得三個妹子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原來如此。既有三位妹子，何不請出來相見！”華夫人道：“他少不得出來拜見哥哥，只怕梳洗尚未完哩。”當下分付手下一個丫頭道：“你去看三位小姐梳洗完備未曾，道蔣官人在此，請三位小姐出來相見。”丫頭領命去了，華夫人即分付廚下收拾酒飯。不一會，那丫頭來回覆道：“三位小姐都曉得了，待梳洗完備，同來拜見。”這蔣青巖聽得，滿心歡喜，單候相見。

卻說昨日園中的那位佳人，便是華刺史的女兒柔玉小姐。那綠衣女子是華家的家生女，幼失父母，華夫人愛他生得清秀聰明，養在身邊，如同骨肉，喚名韓香，一家上下，都叫他做韓姐。華刺史幾番要收他，華夫人不肯，要將他嫁一個單夫獨妻。這韓姐和柔玉小姐極好，每日在夫人前走一走，便來和柔玉小姐一處，行住坐臥不離，因此也識字能文，柔玉小姐凡有甚心事，都不瞞他。那青衣女子名喚絳雪，是從小服事柔玉小姐的婢子。韓香、絳雪和小姐三人，都同心合意的。昨日柔玉小姐見蔣青巖的人品纔學，心下十分愛慕，不好說出，韓香也看破幾分。這日韓香聽得夫人有個姪兒到了，忙到屏門後張看，一眼見是蔣青巖，心下著了一驚，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這生原來是夫人的姪兒。”忙走到後面粧樓上來，向柔玉小姐道：“小姐，你道奇也不奇，蔣家官人就是昨日園中的那蔣秀才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驚喜道：“他昨日說他姓蔣，彼時我不曾留心問得，原來就是蔣家表兄。到是我們昨日不曾有甚行徑，落在他眼裏，不然被他笑殺。”韓香笑道：“早知是自己兄妹，便留他多做幾首詩也不妨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于今既是兄妹，後面請教他的日子正多哩。”絳雪在旁笑道：“韓姐，只怕他要告訴夫人，說我昨日拿他當賊哩。”柔玉小姐也笑道：“休得亂說，恐人聽見。”

正說話間，一個丫頭走來說道：“二小姐、三小姐都在浣霞亭上等大小姐，同去見蔣官人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忙去換衣服，打扮得沉魚落雁，比昨日更勝幾分。絳雪相隨，韓香也在後同行，竟望亭子上來。只見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也打扮得如花似玉，一齊上前接住，說道：“姐姐，我們今日得了一個哥哥，大家同去看是個怎生模樣的人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他是大家子弟，幼時又有舅舅教訓，料不俗惡。”說罷，同到屏門背後，先著絳雪去向華夫人說知。華夫人道：“我兒，你們快走出來，見了你蔣家哥哥。”這三位小姐都低了頭，一步一步，就如仙子乘雲一般，香風淅淅，輕輕走到堂屋中間，三人朝上並肩站了。蔣青巖忙立起身來，向他姊妹三人，深深作了三個揖，他姊妹三人，一齊答禮。左右搬了三張椅子，安在夫人下手坐了。華夫人指著三個女兒向蔣青巖道：“這是大孩兒柔玉，這是二孩兒掌珠，這是三孩兒步蓮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姑娘雖是無子，有這般三個妹妹，何愁晚景？”華夫人道：“姪兒你不知，你這三個妹子，都十分聰明好學，若是男子，到也都是功名中人。”又指著柔玉小姐道：“你這大妹子的筆下，著意來得的，便是你姑父，還要讓他哩。于今賢姪到此，他正好請教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姪生性愚魯，既有這等三位高纔的妹妹，小姪從今指示有人矣。但不知三位妹妹所許何人？”華夫人道：“還未哩，你姑父愛他三人如珍似寶，定要選天下第一等纔品兼全的人，方纔許他，因此遲遲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于今世上多半是村兒俗子，若一誤聽人言，不但可惜，且令纔女抱恨。”這三位小姐聽得說到這件事上，一個個都面紅耳赤。夫人知他心事，只得止了。蔣青巖看那柔玉小姐，正是昨日園中相遇的那佳人。柔玉小姐偷看蔣青巖，也正是那園中秀才。彼此心中暗喜，只不好說出。蔣青巖又看那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都生得容顏絕世，比著柔玉小姐不過相去毫厘，譬如春蘭秋菊，各有其妙，正不必優劣也。

閑話之間，丫頭、養娘擺出早膳來。正待舉箸，忽聞雲板響，外面傳道：“老爺回來。”說猶未了，華刺史早已走進中門，口中問道：“蔣大官在哪裏？”這蔣青巖連忙起身迎住，進了中堂。見禮已畢，從新待茶，各敘寒溫。華夫人在旁說道：“姪兒早到，尚未用飯，你且陪他吃了飯再敘。”華刺史聞言，忙叫抬過飯來，至親六人同吃。飯罷，三位小姐各回繡房去了，只剩華刺史夫婦同蔣青巖三人坐談往事，各各感嘆悲傷。華刺史道：“老夫只因讀書一場，少忝科甲，受了前朝的大恩，不能身殉國難，苟全性命，避禍山林。幾欲遣人探取令尊令堂消息，又恐被人知我身藏，所以中止。不料令尊令堂竟作古人，可嘆可傷。我也只待你三個妹子出室之後，我便同令姑母結個小庵，參禪學道，不復再問人間事矣。敢問郎君曾有家室否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國破親亡，此事尚未提起，且婚姻之事，不但女子擇人，即男子亦未可苟就，若浪聽媒妁之言，則誤人多矣。杭城內外也有許多貴家大族，反頻頻央媒來與愚姪說親，愚姪堅辭不允，只因愚姪無意功名，若一入貴顯之門，恐未免隨波逐流，有負先人明德，所以遷延至今。”華刺史連連點頭道：“此論最高，郎君可謂孝子矣。但是夫婦一倫，亦非小可，也不宜怠緩。”華夫人笑道：“只恐世上要尋一個配得賢姪這樣纔品的也少哩。”正說間，一個丫頭拿了蔣青巖的禮單，雙手遞與華夫人，道：“這是先前蔣官人的禮帖。”華夫人道：“倒是我忘了。”忙接過來遞與華刺史。華刺史看了說道：“郎君何以客氣至此，自家至親，相念遠顧，已覺可感，這厚禮決不敢領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一芹之敬，望姑父姑母莞存。”華刺史見禮單上有詩扇，說道：“老夫正要請教佳詠，謹領詩扇足矣，其餘敬璧。”蔣青巖再三相強，又收了錦紗四端。蔣青巖分付伴雲去取禮進來，伴雲領命。不一會，將紗、扇取到。華刺史忙將詩扇展開觀看，那詩道：

國亡中表散他鄉，滿目春山惹恨長。

君父大恩俱艸艸，親朋高誼久茫茫。

人情共望劉文叔，邱壑深藏張子房。

今日登堂須細認，兒時相見恐相忘。

華刺史看罷，稱贊道：“淋漓感慨，令我悲恨交集。郎君品既超群，纔復絕世，只可惜生非其時，雖然郎君年方弱冠，異日定是黃金臺上人，只恨老夫不及見矣。”

三人深談忘倦，廚下人來稟道：“酒席齊備，不知是擺在園中，還是內宅？”華刺史道：“就在這內庭罷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既有盛席，又有名園，何不攜去一遊？”華刺史道：“荒園久未灑掃，遲日再當奉屈。”說罷，眾丫頭、婢子一齊走來，抬過兩張桌子，六張坐位。華刺史分付眾丫頭、婢子道：“蔣官人是至親，此後家中大小，都不須迴避。”此時眾待妾們都立在屏門後，不出來，聽得這一句話，大家一齊走到左右立了，都偷眼去看蔣青巖，連韓香也來看了幾次。此時蔣青巖身在紅粉叢中，真個健脾，只望那三位小姐到來，他拚了痛飲。不一時酒到，華夫人著婢子去請三位小姐。那婢子去了半晌，走來向華夫人耳邊暗暗說了幾句，華夫人笑道：“我曉得他三人，從不飲酒的，不來也罷。”蔣青巖聞言，把十分高興減去九分。華刺史起身安了席，三人坐下，待妾們篩上酒來。飲過數巡，蔣青巖漸覺精神困倦，又見日已西斜，再飲數杯，便起身告別。華刺史道：“老夫到不曾奉問，難道郎君的行李，不曾帶得舍間來麼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姪來時，有兩個相契的朋友，要同小姪來遊玩山水，行李同在一處，因此尚未攜來。待小姪今夜回去與那兩個朋友說了，明日搬過來吧。”華刺史道：“既是郎君的朋友，何不同到舍下盤桓幾時，也帶挈老夫開開笑口。”蔣青巖道：“那兩個朋友，今日也要來進謁，因恐姑父謝客，所以遲疑未至。姑父若肯推愛，須寫兩個名帖，著一人同小姪去請他。他兩人一個姓張，是張吏部之子，名平，字澄江；一個姓顧，是顧司徒之子，名成龍，字躍仙，都是高才妙品，少年意氣之人。”華刺史道：“既然是高纔年少的人，老夫一發要會了。”急忙傳進一個院子來，分付快去寫兩個“眷弟”的名帖，同蔣官人到下處，去請那張、顧二位相公，明日同搬行李到宅裏來下。院子領命，去將名帖寫了，在外伺候。華刺史攜了蔣青巖的手，送到大門外，蔣青巖作別而去。一路上想那三位小姐不出來陪他飲酒，甚不快意。又轉想道：“他是女孩兒家，從不曾見生客，我雖至親，卻是初會，便不出來，也難怪他。于今姑父既約我到他宅中去住，後面日子正長，俗語道：‘日近日親，自然漸漸親熱。我看姑父、姑母待我的意思甚好，十分愛我，將來若得個人兒從中說合，待我與柔玉小姐成就百年之好，我蔣青巖情願拜他八拜。’又想到：‘不難，不難。姑父和柔玉妹子，都是擅風雅、有眼目的人，只須我做些詩文，驚他一驚，他自然會著我的道兒。’”

說時遲，走時快，那轎子早已到了下處了。張澄江和顧躍仙一齊接住，問他認親的事如何。蔣青巖歡天喜地，細細向兩人說知，又道：“家姑父聞兩兄在此，囑小弟致意，道他多年不出門拜謁，差院子敬持名帖，前來叩請，約兩兄明早同小弟移行李到他宅上，盤桓幾時，一同回去。”那華家的院子，忙將名帖呈上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同向蔣青巖道：“令姑父小弟們素未蒙面，何敢唐突取擾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兩兄與小弟情同骨肉，吾親即若親，況小弟已替兩兄道意了，去有何妨！”張、顧二人都因有那自觀和尚的詩在心頭，巴不得同去，及聞蔣青巖之言，忙忙轉口道：“既是長者見愛，何敢固辭，明早同行便了。”當下向華家的院子道：“多拜上你老爺，我們明早和蔣相公同來便了。”那院子領了回話去了不題。

卻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同吃了夜飯，張澄江低低問蔣青巖道：“吾兄今日見那三位小令妹，生得如何？”蔣青巖道：“皆絕代人也。”顧躍仙聞言笑道：“若此處無甚光景，回去拿住自觀和尚，打碎他的禿骷髏。”彼此談至二鼓，方纔就寢。次早起來，收拾行李，張、顧二人各寫一個“眷晚生”的拜帖並禮單，分付院子叫了腳夫挑擔行李，他三個主人，也不乘轎，一路攜手而行。一路上的人，見了他三人，都道是仙人下降。行了一會，到了華宅門首，華家的院子先去通報，華刺史整衣出迎。走進大廳，敘禮已畢，張、顧二人呈上禮單，華刺史接過，遞與院子，叫寫兩個壁謝帖，然後看坐。張澄江首坐，顧躍仙次之，蔣青巖又次之，華刺史北面相陪。茶過三巡，華刺史道：“昨聞舍內姪道兩兄纔品門第，急欲一晤，且是舊日通家，不知兩位令尊人健飯麼？”張、顧二人一齊打恭道：“先君去世多年了。”華刺史嘆道：“國亡世亂，故舊親朋凋零殆盡，令人可悲可俱。兩兄如此英年妙品，指日定成大器，老夫何幸，得觀芝蘭！”張、顧二人齊聲道：“後生失學，今幸因青巖兄之緣，得拜階下，惟老先生進而教之。”四人敘了半晌，華刺史細看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渾如三座玉山，朗然炤映，暗暗稱羨道：“不意世間有此等俊人。”當下分付將他三家的行李，安在東邊書院裏。又喚過一切院子、書僮來，分付道：“蔣官人是至親，張相公、顧相公是尊客，你們都要敬謹，不得放肆。”又派了三個書僮、三個院子，輪班在書房中傳遞茶水，聽候使喚，分付完備，蔣青巖立起身來道：“小姪們也要到書院中走走。”華刺史即便相陪，前邊書僮引道，四人一齊走過了天井，進了東邊一個竹門，行過兩條竹徑，纔到書院。只見書院中門徑曲折，地下灑掃得一塵不染，中庭兩邊，種有十來多株大桐樹，此時正是深春，那桐葉新發，把紙窗兒都映得碧綠。窗前的芍藥初開，香風滿院，那幾榻之精，書畫之富，不可言盡。怎見得，有詞為證：

階下梧桐滴翠，床前芍藥流香，牙簽萬軸擁胡床，幾榻爐瓶雪亮，隔樹鶯聲宛轉，

銜泥燕語匆忙。文房四寶最精良，卿相神仙不讓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看了，都道是高人之居，與眾不同。再到後面，又有一個亭子，四圍修竹，亭面臨水，亭上釘了一扁，寫著“棲鳳軒”三個大字。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見了，暗暗著一驚，道：“三鳳之說應矣。”三人相視而喜，華刺史看見，只道他三人愛這亭子，便分付院子移坐具到亭上坐談。少頃飯到，吃飯後，蔣青巖又進去候過華夫人，出來閑話，書僮在旁焚香煮茗。他少長四人，談今論古，暢敘幽懷。華刺史見他三人口似懸河，腹如武庫，心中驚羨非常，當夜盛席相款，又下了請啟，請明日遊園。蔣青巖心中甚喜，暗暗打算明日到園中，偷空去尋前日的舊事，酒散後，一夜睡不著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